



# 我挣的第一笔钱,两分

□舒德骑

都说我是一个很吝啬的人。

这几年,每每看见小辈们进餐厅请客,指头在手机上潇洒一点,动辄上千块的钱就花了出去;明明家里有菜有饭,他们却非要再点上两份外卖;明明家里的电视机、洗衣机还可凑合使用,他们却说这些东西早成了古董,残忍地淘汰了,要以旧换新;明明家里有家政打扫卫生,他们却还要买个扫地机器人回来……每当这些时候,我心里就隐隐作痛,免不了要抱怨或唠叨几句。

我承认,自己确实有点吝啬:一件衬衣穿了20年,还舍不得甩掉;一双袜子破了两个洞,还舍不得扔进垃圾桶;到餐厅吃饭,看见那些剩下的菜肴,忍不住就想打包;就连剩下的半包餐巾纸,也绝不会随意丢掉——有时候连我自己都怀疑,是不是人的年纪大了,性情就会变得有点古怪偏执,老了就成“财迷”了?

“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你还在过贫下中农的日子!”小辈们经常启发和开导我,“你都恁大年纪了,又不是没有钱,还那么节约干什么呀!”

闻听此言,我无言以对,只能轻轻叹口气。

其实,要说我“很”吝啬,这真有点冤枉了我。寻常朋友们聚会,经常是我抢着买单;亲朋嫁女娶媳妇,我从来没有打过空手去;单位号召为灾区、下岗职工捐款捐物,我从来没有落后于人;为资助贫困山区孩子读书,我多年为他们交学费、生活费,每学期都没有耽误过;一个困难学生上大学,我还一次替他交过近万元学费哩!

如此看来,我的吝啬和大方,似乎有点自相矛盾:吝啬起来,像只铁公鸡;大方起来,又像个大富豪——其实,对于吝啬和大方,各人有各人的观念,各人有各人的理由。人,本身就是个复杂和奇怪的动物,他要做的任何事情,恐怕旁人会无法理解,不能一概而论。

我出生于一个贫家小户,我的童年和

少年,经历了贫穷和艰难的磋磨。老人们那“贫贱夫妻百事哀”“一分钱逼死英雄汉”之类的教诲,给我留下刻骨的记忆。幼年读书时,书上那“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古训,至今我仍铭记于心。长大成人之后,多走了一些路,多过了一些桥,更让我明白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深刻道理。我这辈子,既不想当葛朗台,也不想学李太白。我对于金钱信念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花时绝对不吝啬;该节约时绝对不奢侈。

闲暇时,给小辈们聊起一些往事,有些事他们根本不相信,以为在跟他们讲天方夜谭哩。我曾告诉他们,我人生中辛辛苦苦挣到的第一笔钱,只有两分钱!

“两分钱?两分钱拿来干什么!”他们惊诧之余,大惑不解。

是啊,现在擦双皮鞋都要3块钱,买支雪糕都要5块钱;别说两分钱,就是两角钱,扔在路边恐怕也没人去捡呀!

是的,我人生挣到的第一笔钱,真的只有两分钱!

我们小时候,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百业凋零,大家都在过苦日子。在单位上班的人,每月只能挣二三十块钱;没有正式职业的人,只能打零工。我记得,我三家婆给人纺线,每天能挣1角多钱;她隔壁的施大爷打草鞋卖,一双草鞋只能卖8分钱!那时的钱真的不好挣,当时有首儿歌这样唱道:“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拿到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由此可见,当时一分钱也是可贵的。

那时,我们哪像现在的孩子,开口要吃肯德基,闭口要买冰淇淋。那时的小孩,基本没有用钱快乐和体验;就是逢年过节,也没有什么大人要给“压岁钱”之说。平时嘴馋了,能吃到几颗沙胡豆,喝到一杯糖水,就心满意足欢天喜地了。钱,当时在我们心目中,就像天边的彩虹,虽绚丽多彩但遥不可及啊。

“喂,你

想不想去找钱?”那年学校放暑假,有一天邻居石老五突然有点神秘地问我。

“找钱?哪里去找钱?”我有点惊异。

“去跟迎恩门洗澡堂担水。”石老五说,“我问过了,给澡堂担水,大桶两分,小桶一分。”

“要得。”我点点头,“反正现在放假不上学,明天我们去担水。”

那时,城里还没有自来水。整个城里的人,几乎都是在河里担水用。迎恩门那个大澡堂,自然也只能靠人担水来营业。

第二天一早,我和石老五就挑着桶,去给澡堂担水。那年我还没满11岁,身体又羸弱,大桶我肯定担不动,只能担小桶。我将家里的两只小桶用绳子绑好,就跟石老五去担水去了。

到了河边,来这里担水的人还真不少,但多数是大人。我们担着水,跌跌绊绊走过凹凸的河滩,气喘吁吁爬上陡峭的河岸,一直往坡上走去。好不容易将水担到澡堂门口,经人验收后,就发给一块竹牌子,大桶是大牌子,小桶是小牌子。尔后,再凭竹牌子到柜台结账领钱。

坡高路陡,我刚担了两挑水,体力便渐渐不支了,肩胛疼痛,双腿打闪,上坡时胸膛憋闷,喘不过气来。担第三挑水时,还没爬上河坎,桶绳“嘭”的一声突然断了,水桶砸在石阶上,骨碌碌地就往坡下滚去!猝不及防,我人向前一扑,膝盖一下磕在石阶上,顿时皮开肉绽,痛得钻心。

我抱着膝头,欲哭无泪,一屁股就在湿漉漉的石阶上坐了下来。良久,看着担水的人不断从身边走过,我才咬牙站了起来,去寻找滚下坡的水桶。水桶找到了,可一只桶底已经摔掉,不能再装水了。我只好沮丧地挑着空桶,一瘸一拐地回家了——后来,我把两块竹牌子给了石老五,他替我将两分钱领了回来。那是一张2寸长的纸币,好长好长时间,我都舍不得将这钱花出去。

这,就是我人生中挣到的第一笔钱!随着慢慢长大,我后来打零工在河边筛过石子,当知青在山区抬过石头,进工厂修过机器,到西藏当兵站过岗,在

工农兵行当里转了一圈后,迎来了国家改革开放,挣的钱便渐渐多了起来,老来已然衣食无忧,尚有余粮——所以,我是知足常乐、感恩图报。

或许,这种挣钱的经历,决定了我对待钱财的态度吧?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

## 挤油渣儿热和,就是费衣服

□刘德

冬至一过,天气越来越冷了。周末的时候,因有事儿要出去办,而自己的车又在4S店维修,没有办法,只好独自一人在路边等出租车。在天寒地冻中搓手等车的时候,忽然间想起了小时候在冬天让人温暖的一个小游戏,叫作“挤油渣儿”。

那个时候的冬天,天气也非常寒冷。我们到学校去读书,尽量让自己穿得多一点。但是,坐在没有空调、冷冰冰的教室里上课,虽然教室的前后两个门都是关得紧紧的,连窗户也只关得剩下一丝缝儿,但是,无情的寒风还是顺着那条缝拼命地往教室里挤。不是每个同学的家里都能让自己的孩子在冬天里穿上棉衣和毛衣御寒,有些家庭困难的学生只能穿上家里边大孩子因为身高的原因穿不了而留下来的旧单衣过冬。这样一来,有的同学上课的时候就会被冷得浑身哆嗦、鼻涕横流的。一到下课的时候,女同学们就会蜂拥而出地在教室外的操场上跳绳,而男同学们则会挤在教室走廊里玩一个叫作“挤油渣儿”的游戏。

这个游戏很简单,也不需要什么场地。游戏的时候,选一段带墙根的教室外墙,在地上随便画一条线,玩游戏的两个伙伴分别站在那条线的两边,比赛一开始,双方用尽全力顺着墙根拼命挤。而一方把对方伙伴挤到地面上画线的对方一侧就算赢。可两人或多人进行游戏。如

果是两人比赛,就要看双方体重和力量是否悬殊,如果势均力敌的话,就要看谁的技巧好,谁就能取胜。如果说多人比赛,那就要看团队的力量和信心了。

有一次,我和班上的一位个子很大的同学比赛“挤油渣儿”,当我们俩站在地上画线的两方的时候,看着对方的体量,我的心里就有点打鼓了。果不其然,比赛一开始对方就利用个儿大的优势占了先机。形势几乎一边倒地向着对方,眼看我就要被他挤入划线的我方一侧之内了。边上看游戏的同学们有的哈哈大笑,有的拼命地叫喊着加油。那位同学看到马上就要获胜了,心里也不免得意了起来,在他放松警惕的那一瞬,我沉下身子,爆发出全身所有的力量,把他挤入了地上画线的那一侧。那一刻,他整个人都蒙了。

那一刻,耳边传来的全是同学们的欢呼声。这次胜利我付出的代价就是:在最后一搏的时候,由于身体下沉很快且很用力,背上的衣服和墙根之间大力摩擦,把整个后背的衣服一分为二,撕开了一大条裂缝。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觉到很高兴。

童年是漂泊的船,回忆是温暖的岸,当童心未泯的我们驾着童年那漂泊的船缓缓驶向回忆里童年那幸福而单纯的港湾的时候,那种让人温暖一生的回忆,不禁让我泪眼婆娑,不能自己。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 又是大雪

□张柏华

大雪那天,很是凛冽  
飕飕的北风  
让拂面的冷愈加疯狂  
六出纷飞  
一夜间,山川大地  
白暂得无法转述

母亲,没去挖板地  
冒着大风雪,请来了裁缝  
给我做了件“军大衣”  
我知道,那是  
母亲的赊销布票和棉花票  
她把温暖给了我  
自己却受着苦和寒

踏着嘎吱嘎吱的响  
抓一把洁白,涂抹于脸上  
揉搓于掌心  
一种寒冷的温暖注入心底  
又是大雪,我怀念  
等待,那场温暖的雪  
(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会员)

## 欢笑围成一个温暖的圆

□邹仁波

午餐铃声  
仿佛故意延迟  
欢乐集结号不容缓  
笔记本书包五彩笔  
搜索占领餐桌大本营  
镶成青春快乐的拼盘

食堂清一色的校服  
自动排成平行线  
平行线也能相交  
相交在阿姨美味的菜勺

四张饥饿的嘴巴凑成一桌  
一个并不厚重的餐盘  
被八根油腻的筷子霸占  
一碗并不够长的米线  
被四个贪婪的黑洞牵连  
欢笑围成一个温暖的圆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学校)